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改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七

後漢

孝獻皇帝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其主所謂志不可矜而智不可逮者也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荀彧三駕敵楚計之術同整計行而晉語不可同日名討賊者

〔庚辰〕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董承等謀洩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奔袁紹袁譚故備茂才也以步騎迎備至平原遣使白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注見前操擊破之

斬其將顏良文醜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兵衆雖少

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據山河之固據四州之衆簡其精銳乘虛迭出致右則擊其左致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復彊諫紹

以為沮衆械繫之于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陳琳為之辭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

竊豐不用
而紹亡明
人所見略
同成事在
乎審勢信

田豐說袁
紹劉備欲
乘虛襲許
而紹表皆
庸材能
用即令其
設行亦未

宗族故財與之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

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操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迎戰關羽望見良

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

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紹復不從授臨河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

而意懼之軍至延津杜預左傳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酸棗注見前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

馬用荀攸計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

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

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初曹操壯關羽之爲

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

乃去耳遼以報操操之及殺良操知其感去重加賞賜羽恩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

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

許貢奴客初貢爲朱治所逐南依山賊嚴白虎策苦擊殺之貢奴客欲爲報仇因策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

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卓昭曰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考三

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于兩陳之

閒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

心能集事
也孫策用
兵足與操
直入操將
有首尾不
相顧者適
會策卒操
遂得從事
於中原亦
歟時事

卒

十六年

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甯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

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

初策定豫章，分置廬陵郡，留瑜

鎮巴邱。裴松之曰：瑜所鎮今巴邱縣也。考巴邱縣晉廢廬陵郡，梁改曰巴山，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

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

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袁紹軍陽武。

秦置

縣，兩漢列代皆因之。今屬河南開封府。

沮授說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

不如北。南幸于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

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遂合戰。操軍不勝，復還堅壁。

紹爲高樓起土山射

營中，營中皆蒙櫛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又爲地道攻操，操輒于內爲長塹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

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

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人，情見勢竭，

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

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

爲支軍于表

支別表外也

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宿烏巢

澤名在延津縣東南

去紹營四

十里會許攸怒紹奔操說操襲瓊

先是許攸謂紹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

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責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嗣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詭言可支一歲既曰牛歲攸皆以爲不實操乃曰向言穀之其實可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重無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

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

瓊營驚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

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

字備父河間鄭人

等攻操營而但遣輕騎救瓊騎至

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

下聞瓊已破乃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

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

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

當紹之殲孤獨不能自保況衆人乎

紹走至黎陽北餘衆稍復歸之既還遂殺田豐

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君

公親寬而內忌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盡吾不望生紹還謂條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

而性矜懷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

冀州城邑多降于操紹歸復擊定之明年夏操揚兵河上擊破紹倉亭軍

有星孛于大梁

習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

既知不用
人之言而
致敗乃以
見笑矜終
如此善忌
其得費終
幸矣克家
哉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于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竈疏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

後漢郡治南鄭注見前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其母及弟。

魯遂據漢中。

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之。

後復襲

取巴郡。

後漢郡治江州注見前

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甯

懷章

注建安二年置郡

太守通貢獻而已。

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辛巳〕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于汝南，備奔荊州。

先是，袁紹遣劉備略汝南。

汝南黃巾劉辟

叛操附紹，紹遣備將兵助辟。

郡縣多應之。曹操遣曹仁字子孝擊備，備走還。紹軍陰欲離紹。

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操遣其將蔡

陽擊之。為備所殺。事在五年。至是。操自將擊備。備奔劉表。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

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已而表遣備北伐。與曹操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備設伏兵。一旦自燒

屯僞遁。惇與禁等追之。為伏兵所破。備在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曰。吾嘗身不離鞍。肉皆消。今不復騎。鮮處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

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袁紹慙憤發病。嘔血卒。初。紹有三子。譚字顯思

熙字顯甫。尚字顯甫。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

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于是使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

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陽翟人。字公則。穎川人。郭圖字公則。穎川人。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

紹卒。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

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

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遂乃降。援許之。既而使逵為將。逵不屈。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棄城呼曰。賈約殺

我賢君。當俱死耳。援乃囚逵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援軍至平陽。繆孫道使說馬騰。為言利害。騰乃遣其子超將兵與縣會。援將涉汾為營。濟未半。縣擊大破之。援歸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縣見其頭而哭。德謝

縣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絳漢縣。後漢曰絳邑。即春秋晉新田。注見前。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馬超字孟起。龍德字令明。南安道人。祖音桓。

瑜不獨持
論實中規
略使瑜不
死吳必不
無稱臣實
子之事孫
權亦中材
耳

急則相保
緩則相爭
郭嘉之論
與卜莊事
同然譚尚
之相殘乃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
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
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
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
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
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
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
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
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
不送質。

〔癸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還，譚攻尚不

克。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

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
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
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

陳道之陳武紹術
好還信

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

譚別
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說不從。南皮注見前。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尚圍譚于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卻之。曹操擊劉表。

軍于西平。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河南汝寧府。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

辛毗字佐治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諷譚，勸其捐忿。思義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其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韓盧長犬，東郭獵殺兇，戰國策。韓盧逐東郭，斃田父者五。獲田父者三。大兇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毗至西平，諸

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諸將多以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操，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

譚尚自敝。辛毗復說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讎閱連年，戰伐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失用兵之本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

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

〔甲〕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

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

出河南懷慶府林縣西山，流逕衛輝府淇縣東南入衛。

入白溝。今淇水入衛，自滑縣以下謂之白溝。水經注：淇水逕宿胥故渚，東流為白溝，是也。王幼學：馮智舒以宋為遼分界之白溝，考此河在今直隸新城縣去淇水甚遠，無由得入。其說非是。

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審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為土

李孚出入嚴固自入狡狴操付謂因笑所用計也以紀為操軍紀之疏其見

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圍四十里。初，令淺示

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水經注：漳水過鄴縣。

西，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還救鄴。先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尚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園而東。

呵責守園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園。責怒守者收縛之，遂開其園，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

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園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殺夜持白竿出降。孚作降

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尚兵循西山而東，去鄴十七里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以應。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營曲漳。漳水曲。操遂圍之。尚

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

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

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操引見配，欲活之。配

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

家人寶物，賜繪絮廩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操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

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添庶，如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惟以校計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以謝，許收特功。操嘗于家坐。

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之。崔琰字季珪，東武城人。裴松之曰：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丹陽督矯覽承戴員殺太

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自椒邱注見前還。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將名其餘賞賜有差。

〔西〕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于南皮。斬之。初。操之入鄴也。袁譚復

曹操。

略取諸郡。攻尚于中山。敗之。悉取其衆。

操遣書責譚。然後進討。譚奔南皮。事在九年至是。操攻

南皮急。譚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

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

郭嘉說操多辟背冀幽井名士爲掾屬曹操從

之初。官渡之戰。陳琳爲袁紹作檄書。數操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林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曹操。熙尚俱奔烏桓。袁熙爲其將焦觸

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等降操。皆封列侯。

觸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

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衛志。以厲事。

君乃舍之。韓衍字子佩代郡人。

以苟悅字仲孫為侍中。

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

五篇奏之。

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為亂俗私懷法放惑執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與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

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

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性枯糲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

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綱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戊丙〕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于并州斬之。

先是袁尙敗走高幹以并州降操仍以

為刺史。

事在九年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守壺口關。

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壺口山下與壺關縣接界通鑑作壺關

口今依范書袁紹傳

操遣其將樂進

字文謙陽平人

李典

字曼成鉅野人

擊之不拔。

事在七年

至是操自征幹。

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

洛

漢縣今陝西商州是都尉王琰斬之。幹之初叛也河內張晟聚衆寇嵎澗河東太守固等皆與

郡津渡既至郡陽奉固先以計陳之稍分散其衆會操徵馬騰等至擊固先及張晟等皆破斬之于是畿善崇寬惠勤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修政事河南遂安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遇高幹幹善

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不悅統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世郎郎津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右合門水于此有郎津之名湖縣注見前杜畿字伯

侯杜陵人仲
長統注見前

〔丁亥〕十二年夏曹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烏桓王名耶力居從子袁熙袁尚奔

遼東公孫康度之子斬之烏桓蹋頓素爲袁紹所厚紹立蹋頓爲單于事具前故袁尚兄

弟歸之數人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鑿平虜泉州二渠平虜

故渠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泉州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渠故道在寶坻縣東南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蹋頓豈

能爲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禹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

曰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

死主之臣言欲爲其主致死之臣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吾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

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

本郡冠蓋謂有冠蓋之士大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卽至隨軍

次無終漢縣注見前時方夏水雨濱海道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爲難久矣

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故城在今熱河入溝後漢移郡治上垠注見前道出盧龍古塞名明史地理志在永平府西北達于柳城

漢縣故城在今熱河塔子溝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漢縣今熱河地是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

田時不賣
盧龍世所
稱高蹈者
然因欲報
公孫瓚而
引道以藏
熙尚隱遜
忠厚之此
矣或不此

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厯平岡涉

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

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石城故城在府入溝界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

潰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尙熙奔遼東九月操引還公孫康九年度卒誘

尙熙斬之康伏兵于廐請尙熙入未及坐遂禽之送其首操梟尙首令敢哭者斬率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封田疇爲亭侯疇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使夏

侯惇喻意曰疇真義逃竄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牽姓抄字子經安平觀津人操之北伐也劉備說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

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

爲恨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晉書天文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之次楚九分野

劉備見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于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西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

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字安

之子然之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字德操善知人同郡徽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總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

孔明身無
方表又尙
在荆州爲
識事之地
起向宛洛
西北出秦
西言早爲
後日六本
祁山張本
真不愧王
佐之才三
分割據良
非本願杜
甫可謂知

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子戊〕十三年春，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初，巴郡甘甫字興將其

六計弊吏
以廉為本
與服不過
度似已然
亦不從
儉一語尚
不不足正
本清語衣
垢面贏衣
飾僞尤甚
其善舉又
易足憑耶

僮客就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

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

之口也一日魯

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以凡人畜之會孫權擊祖祖軍敗走

甯遂奔吳獻策孫權

甯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劉表處既不

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

楚關即行而西西壁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以舟

兵拒戰都尉呂蒙

字子明汝南富陂人

破其前鋒

親舉都督陳就首

偏將軍董襲

字元代餘姚人

司馬凌

統字公績

等盡銳攻之祖橫兩蒙衝以大纒繫釘千弩交射襲與統率敢死士

祖挺身走追

斬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

司馬朗

字伯達河內溫人

為主簿弟懿

字仲達即晉高祖

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

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贏衣獨乘柴車軍吏入

宿朝服徒行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

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

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胡三省曰司馬懿始此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

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

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郗氏蘇忿生支子封郗邑因氏焉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

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

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融被收時二子

年八歲方奔基端坐不起左右問之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遂俱見收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

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脂姓習字元升

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初劉表二子琦琬表爲琮娶

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因愛琮而惡琦遂出琦爲江夏太守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衛亮

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實出于子口而入于吾耳可以及表卒

蔡瑁表妻弟張允表外甥等奉琮爲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琮

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劉備奔江陵曹操追至當陽漢縣今屬湖北安陸府及之備走夏口劉備屯樊即今襄陽

陽縣北南不意操軍卒至至宛乃知之裴松之蜀志補注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久之乃

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過宛而南及備聞知不應復在宛也今依蜀志本文而以裴注附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或勸備攻琮荊州